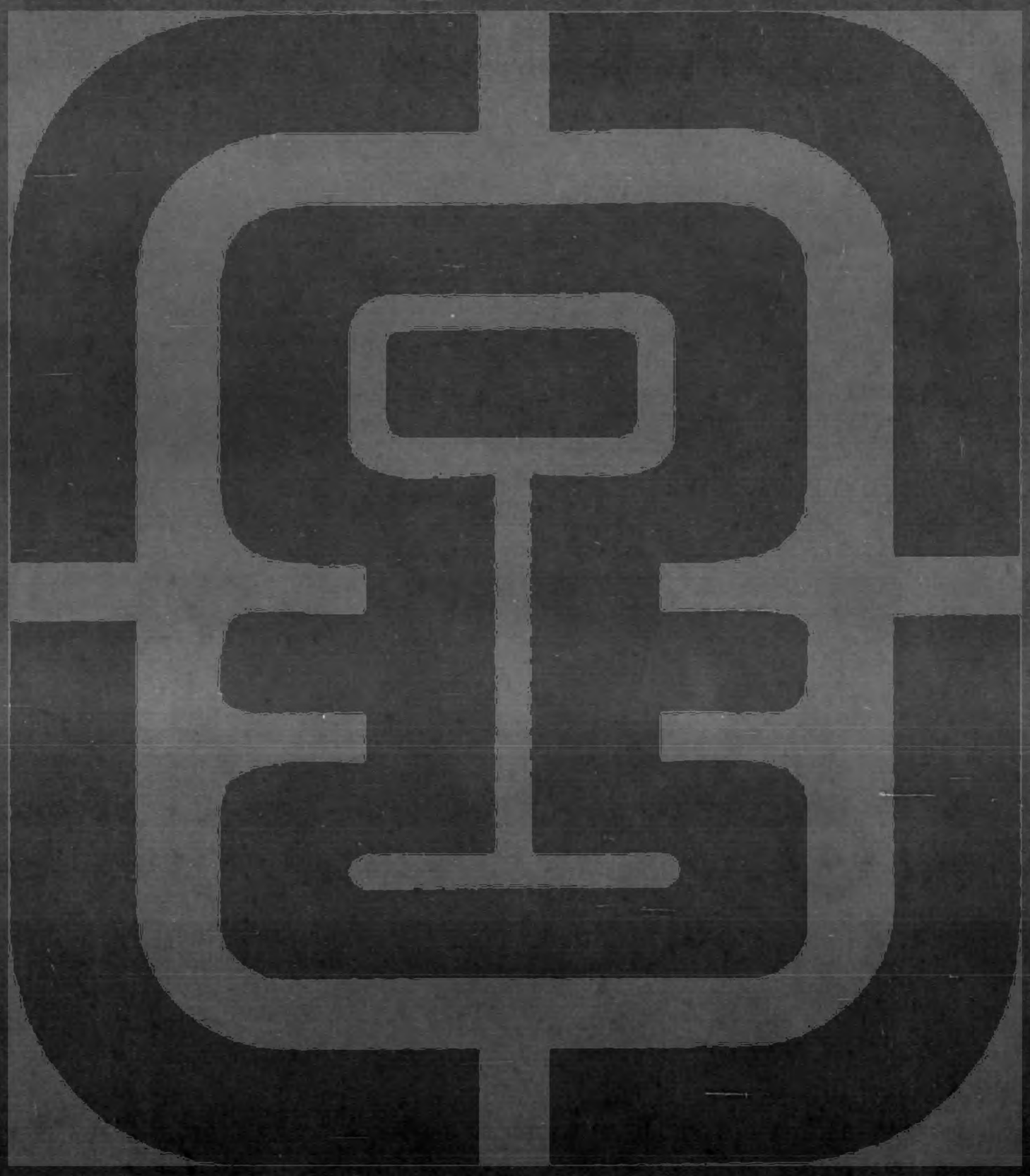


源賀

源賀自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來奔賀儀容皃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陳進號平西將軍世祖征涼州以賀爲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曰姑臧城外有四部鮮卑各

爲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率前宣國威
信示其福禍必相率歸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
孤城拔之如反掌耳世祖曰善於是遣賀率精
騎歷諸部招慰下三万餘落獲雜畜十餘万頭
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
遷征西將軍進號西平公又從征蠕蠕擊五城
吐京胡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從駕
臨江爲前鋒大將賀爲雄果每遇彊寇輒自
奮擊世祖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卿可運
籌處分勿恃身力也賀終身力也賀本名破羌是役也世祖
曰人之立名宜其得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拜
殿中尚書南安王余爲宗愛所殺也賀部勒禁
兵靜遏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
高宗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高宗賀等禁
中爲之內應俄而麗抱高宗單騎而至賀乃開
門高宗即位社稷大安賀有力焉轉征北將軍
加給事中以定策之勳進爵西平王高宗即位
班賜百僚謂賀曰朕大賚善人卿其任意取之

勿謙退也賀辭固使取之賀唯取戎馬一疋而已是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刼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謀所不及罪惡以爲可原其命沒入縣官高宗納之出爲征南將軍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賀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人

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愍今劾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亦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無以仰荅將違闕庭豫增係戀敢上瀆言唯加裁察高宗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

邊久之高宗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
充北番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生
濟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致何善
意也苟人人如賀朕治天下復何憂哉顧憶誠
言利實廣矣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
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鞫獄以情徭役簡
省武邑郡女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
司以聞高宗謂羣臣曰賀以誠心事國朕爲卿等
保之無此明矣乃精加訊檢華果誣於是遣
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款至著自先朝以丹誠
之潔而受荅讒之汙朕登時研檢已加極法故
遣宣意其善綏所莅勿以賞罰謗之言致損慮也
賀上書謝書奏高宗顧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
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時考殿最賀咎
爲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賀上表請代朝
議以賀得民情不許在州七年乃徵拜太尉蠕
蠕寇邊賀從駕追討破之顯祖將傳位于京兆
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

既至乃命公卿議之賀正色固執不可即詔
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高祖是歲河西勑勒
遣賀率衆討之降二千餘落億道兼行追賊
郁朱干等至枹罕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女万餘口雜畜三万餘頭復追統萬高平
三鎮叛勑勒至于金城斬首三千級賀依古今
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略採至要爲十二陳圖
以上之顯祖覽而嘉焉加賀必年老辭位詔不許
又詔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是時每歲秋

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冦至春中乃班師賀以
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
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專加賑恤分爲三
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彊弩十二床武
衛三百乘弩一床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
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
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並戍並耕則兵未勞
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
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宜爲便不

可歲常舉喪連動京師令朝廷恒有北顧之慮
也事寢不報又上書稱病篤乞骸骨至于再三
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又給衣藥珍羞太
和元年二月療疾於溫湯高祖文明太后遣使
者屢問消息太醫視疾患篤還京師賀乃遺令
勑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
逮於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
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過惡揚善親賢遠
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誠勤以事 君清約以行
已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勿露明
器一無用也三年秋薨年七十三贈侍中太尉
隴西王印綬諡曰宣聘雜綵五百疋賜轀輬車
及命服溫明祕器陪葬于金陵

長子延性謹厚好學初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
賜爵武城子西治都將卒贈涼州刺史廣武侯
謚曰簡

子鱗龍

延弟思禮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高宗末

爲侍御中散父賀辭老詔懷受父爵拜征南將
軍尋爲持節督諸軍屯於漠南還除殿中當書
出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於撫
恤劫盜息止流民皆相率來還歲餘復拜殿中
尚書加侍中參都曹事又督諸軍征蠕蠕六道
大將咸受節度遷尚書令參議律令後例降爲
公除司州刺史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軍
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疋穀千石九年除
征北大將軍夏州刺史轉都督雍岐涇秦諸軍
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景明二年徵爲尚書
左僕射加特進時有詔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
因責乃出並皆釋然自今已後犯罪不問輒重
而藏匿者悉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
奏曰謹按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
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旋反況有未發而
仍遣邊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衆祿灋既優尚
有弛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
均一之法如臣管執謂宜免之書奏門下以成

式既班駁奏不許憲重奏曰臣以為法貴經通治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行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今之達政救世之恒規伏尋條制勳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抑絕奸冷匪為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已下犯微罪獨不蒙赦使此則寬縱上流法切下吏百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濫天輕恩尚急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雍生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以為宜停重奏並宗納之其年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奏曰南賊游魂江揚職為亂逆肆厥猥民日月滋甚責臣重將靡有子遺崇信姦回昵比閹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蕭寶驃僧號於荊鄂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襲上流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邑咨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並鼎峙而觀得失秣陵

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並罹灾禍延首北望
朝不及夕斯實天啓之期吞并之會乘厥蕭墻
之釁藉其分崩之際東據歷陽兼指瓜步緣江
鎮戍達於荆郢然後奮雷霆之威布山河之信
則江西之地不刃自來吳會之鄉指期可舉昔
士治有言皓若昬死吏立賢主文武之官各得
其任則勍敵也若蕭衍之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鄴七
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諳利脫江湘無波君臣
效職藉水憑舟修忽至尋陽不自保江
將若之何今寶卷昏亂不言詔曰不君不臣
援之兆清蕩江區實惟在今
不言詔曰不君不臣有粟不食其在
斯矣天將欲亡之諸葛公願取之人事天道
孰云匪會但以養害人者不為且十月五日衍
軍已達大航其大傷小亡之勢久應有決假令
天罰實眷衍兵獲進則衍之主佐又是亂亡遺
孽皇靈亟甘能久祐之乎今之所矜者正以南黔

金德邊書繼至殄悴之堀理須救接若爾者揚
州兵力配積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處分別
加慰勉令妙盡邊筭也以衍事克遂停懷又表
曰昔世祖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
愛所弒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
未定臣亡父先臣賀與長孫渭侯陸覽等表迎
高宗篡徽寶命麗崇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
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
策之勳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
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於武川被
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
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孝太和
十六年薨息敘狀私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
高宗朝廷追錄封敘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
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
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勳時勑旨但赴所臨
暴當別判至二十一年東駕幸雍臣復陳聞時
蒙勑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爾不白竊惟

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寶曆不隆近則陳力顯祖
神器有歸如斯之勳超世之事麗以父功而獲
河山之賞臣有家勳不露茅社之賜得否相懸
請垂裁處詔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訴訪之史官
頗亦言此可依比授馮翊郡開國公邑九百戶又
詔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
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俗考論嚴最事之得
失皆先決後聞自京師遷次邊塞遙遠加連年
旱儉百姓困敝懷銜命巡撫存恤有方便宜運
轉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執傾朝野勁兄于祚
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
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祚免官懷朔
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
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
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
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撿鎮將罪狀之
尼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懷既而表劾尼須
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懷又表曰景明以來北

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藝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祿一周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昔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嗟僉曰煩猥邊隅事少實宜減省歟服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詔曰省表具悉民之情表已勅有司依所上下爲永準如斯之比不便於民損化害政者其備列以聞時細民爲富家彊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四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欲直趨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又詔懷子直寢徽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矟一枚懷拜受訖乃於其庭跨鞍執

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
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
規總驍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
年六十一慷至雲中蠕蠕亡遁慷旋至恒代案
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
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
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蠕蠕不羈自古而
爾遊魂鳥集水草爲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
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
臣勇將力盡弃俱竭胡人頻遁中國以疲于時賢
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天中夏久粒
食邑居之民蠢蠕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
類鳥宿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郭
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威震天
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遥遠代表諸蕃
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
去歲復鎮陰山庶事蕩盡遣尚書郎中韓貞宋
昔量等檢行要險防遏形便謂準舊鎮事西相

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之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衆脫有非意要擊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厲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世宗從之今北鎮諸戍東西九城是也遷驃騎大將軍時武興氐王楊紹先叔集起反叛詔懷使持節侍中都督平氐諸軍事以討之須有興廢任從權計其邢巒李燦並

稟節度三年六月卒年六十三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七百疋蠟三百斤贈司徒冀州刺史兼吏部尚書盧昶奏太常寺議謚曰懷體尚寬柔器操平正依謚法柔直考終曰靖宜謚靖公司徒府議懷作牧陝西民餘惠化入摠端貳朝列歸仁依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宜謚穆公二謚不同詔曰府寺所執並不克允愛民好與曰惠可謚惠公懷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

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又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友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懷有七子

長子規字靈慶中書學生羽林監襲爵三十三卒

子肅襲卒

子紹襲景明初詔復王爵尚書除隴西郡開國公卒於光禄大夫贈度支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子文遠襲齊受禪例降

規弟榮字靈並年三十二卒於司徒掾贈光州刺史

榮弟徽字靈祚年二十八卒於直閤將軍特贈洛州刺史謚曰質

徽弟玄諒出後懷弟奐卒贈代郡太守

玄諒弟子雍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自祕書郎除太子舍人涼州中

正肅宗踐阼以宮臣例轉奉車都尉遷司徒屬轉太中大夫司徒司馬除恒農太守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首爲反亂所在蜂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綏撫得士心人人戮力無有離貳以飢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寮屬僉云天下分析寇賊萬重四方音信莫不斷絶俄頃之間變在不意何宜父子如此分張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而謂衆曰吾世荷國恩早受藩寄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然守禦以來歲月不淺所患乏粮不得制勝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還與諸人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粮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外哭而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雍行數日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見執子雍乃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文武云大軍在近努力圍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又勑延伯令共固守子雍雖被囚執雅爲胡人所敬常以民禮事

之子雍爲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令降阿
各拔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衆竟
隨子雍降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雍具陳賊
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馬令其先行時東夏合
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雍轉鬬而前九旬之中凡
數十戰仍平東夏徵稅租粟運於統萬於是二
夏漸寧及蕭寶寅等爲賊所敗賊帥宿勤明達
遣息阿非率衆邀路華州白水被圍逼關右騷
擾咫尺不通時子雍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
州蒙義之民攜家席卷鼓行南出賊帥侯維摩
擁率兵胡守鋌谷斷巖棠橋子雍與交戰大破
之生禽維摩又攻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破之
子雍出自西夏漸至於東轉戰千里至是朝廷
始得其委問除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
都督兼行臺尚書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
沃堡肅宗爾朱書勞勉之子雍在白水郡復破阿
非軍多所斬獲詔遣侍中尚書令城陽王徽於
潼關宣旨慰勞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給

事蕃門侍郎封樂平縣開國公邑一千戶還洛
以營榮父逼信都詔假子雍征北將軍爲北討
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勅子雍與
都督李神軌先討之子雍行達湯陰鑒遣弟嵩
之夜襲子雍軍不克奔敗而返子雍乘機繼進
徑圍鄴城與裴衍神軌等攻鑒平之改封陽平
縣開國公增邑千五百戶進號鎮東將軍遂與
裴衍發鄴以討營榮而信都城陷除子雍冀州
刺史餘官如故子雍以冀州不守上書曰賊中
甚飢裏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暖高壁深
壘勿與爭鋒彼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
數旬可坐制凶醜時裴衍復表求行詔子雍與
衍速進子雍重表固請如謂不可乞令裴衍獨
行若不賜解求值得裴衍苟逼固行取敗旦夕詔
不聽遂與衍俱進至陽平郡東北漳曲榮率賊
十万來逼官軍子雍戰敗被害年四十朝野痛
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公如
故永安中重贈司空諡曰莊穆

長子延伯出後從伯
次子士則早亡
士則弟士正士規並坐事死
次楷字士賢小字鄜延龍泰武定中齊文襄王府
參軍齊受禪例降
延伯初爲司空參軍事時南秦民吳富反叛詔
以河間王琛爲都督
伯爲統軍隨子恭西討戰必先鋒子恭見其年
幼常訶制之而不能禁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
延伯率羽林一千人赴之城圍野戰勇冠三
軍子雍之向東夏州延伯城守竹以後事延伯
與兵士共分湯菜防固城隍及子雍爲胡所執
合城憂懼延伯乃大人曉諭曰吾父吉凶不測
方寸焦爛實難裁割但奉命守城所爲慮重若
以私害公誠孝並闕諸君幸得此心無虧所寄
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勵憤朝廷聞而嘉之除龍
驤將軍行夏州事封五城縣開國子食邑三百
戶卒能固守及後刺史至延伯率領義衆還赴

子雍共平黑城在襄陽堂橋戰先鋒陷陳身擒維
摩及至白水首摧阿非隨子雍至都進爵浮陽
伯增封百戶爲諫議大夫假冠軍將軍別將隨
子雍北討與莒榮戰歿時年二十四贈持節平
北將軍涼州刺史開國如故
子孝孫襲齊受禪襲爵例降
子雍弟子恭字靈順聰慧好學初辟司空參軍
事記室掌酒尚書北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蕭
梁二人許周白徐州表投化人許團并
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云已蕭衍黃門侍郎
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官屢曾辭讓貽彼赫怒
遂被出爲齊康郡因爾歸國願畢志嵩嶺比加
採訪略無證明尋其表狀又復莫落案牒推理
實有所疑何者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
況辭祿漢帝因成其美斯實古先詰王必有不
臣之人者也蕭衍雖復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
於處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祿而苟不聽之

哉推察情理此則孟浪假萬衍皆狂不存雅道
逼士出郡未為死急何宜輕去生養之主長辭
父母邦乎若言不好榮官志願高嶺者初届
之日即應杖策尋山負帙沿水而乃廣尋知已
遍造執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官之志安在昔梁
鴻去鄉終傭吳會逄萌浮海遠客遼東並全志
養性逍遥而已考之事實何其懸哉又其履歷
清華名位高達計其家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
何其孤迥設使當時忽遽不得攜將及其來後
家貲產業應見簿斂尊卑口累亦當從法而周
兄弟怡然皆無憂慼若無種族理或可通如有
不坐便應是衍故遺非周投化推究二三眞僞
難辨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必令獲實不盈數旬
玉石可覩於是詔推訪周果以罪歸闕假稱職
位如子恭所疑河州羌郝鐵忽反殺害長吏詔
子恭持節為行臺率諸將討之子恭嚴勒州郡
及諸軍不得犯民一物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
恩兩旬間悉皆降款朝廷嘉之正光元年為行

臺左丞巡行北邊轉爲起部郎明堂辟雍並未
建就子恭上書曰臣聞辟臺望氣軌物之德既
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
冠於造化推尊之美事絶於生民至如郊天饗
帝蓋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是用酬膺下土大
孝莫之能加嚴父以茲爲大乃皇王之休業有
國之盛典窃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制
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維於洛食定鼎
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於是
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脩廢典
建明堂立學校興一代之戎矩標千載之英規
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趾草昧迄無成功故尚
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
并連表詔荅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即
加葺繕侍中領軍臣义物動作官宣賛授令自
茲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
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
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

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涔淹積年載結架營構指就無非仍令肆宵之禮掩仰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廈止於尺土爲山頓於一簣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輟創禮之重資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者寺大作稍以粗舉並可徹減專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之興蒼生覩禮樂之富書奏從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又領治書侍御史奏益氐反詔子恭持節爲都督河間王琛軍司以討之事平仍行南秦州事及六鎮反以子恭兼給事黃門郎持節慰勞還拜河內太守加後將軍平絳蜀反丹谷清廉二路險澁不通以子恭爲當闕都別將儀而建興蜀復反相與連勢進子恭爲持節散騎常侍假平北將軍征建興都督仍兼尚書行臺與正平

都督長孫稚合勢進討大破之正平賊帥范明
遠與賊帥劉牙奴並面縛請降事平除平南將
軍豫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武泰初
郢州刺史元顧達以城降蕭衍詔徵都督尉慶
寶還京師回衆肆十萬以討之衍將夏侯夔率
衆數萬來寇遠近不安寶夔乘勢分兵遂逼新蔡
自攻毛城子恭隨方應援賊並破走蕭衍豫州
刺史夏侯亶復遣四將率衆三万入圍南頓北
攻陳項子恭遣軍禦之賊復奔退加鎮南將軍

又兼尚書行臺子恭勒衆渡淮徙民於淮北立
郡縣置戍而還蕭衍自將軍主胡智達等
八將與其監軍閻次洪入寇屯於州城東北四
十餘里子恭擊破之斬智達生擒次洪元顥之
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
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進征
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後加散騎常侍
板橋蠻文石活石邑忠麤麤受蕭衍印節扇誘黨類
據險寇竊子恭郎率將士徑襲其柵數日之中

殲殪略盡諸蠻款服感求輸稅徵拜右光祿大
夫給事黃門侍郎仍本將軍録其前後征討功
封臨頓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加散騎常侍俄
遷侍中尒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據斷河橋詔
子恭爲都督以討之出頓於大夏門北尋而太
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仍以子恭兼尚
書僕射爲大行臺大都督尋還衛將軍假車騎
將軍率諸將於太行築壘以防之既而尒朱兆
率衆南出子恭所部都叔昌史仵龍羊文義開

降兆子恭退走爲兆所破衆既退散兆因入洛
子恭竄于縣氏仍被執送俄而見釋前廢帝初
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尋授散騎
侍郎都督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假車騎大將軍
行臺僕射荆州刺史以與定策之勳封臨汝縣
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叛蠻雷亂清受蕭衍冤
州刺史章綏入爲寇掠諸蠻從之置立郡縣子
恭討平之永熙中入爲吏部尚書加驃騎大將
軍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開國男

食邑二百戶又論子恭餘勑封新城縣開國子
食邑四百戶子恭亮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盛許
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爲齊獻武
王軍司元象元年興和二年贈都督徐兗二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兗
州刺史謚曰文獻
子彪字文宗子恭存曰轉授臨潁縣開國侯武
定末太子洗馬
彪弟文瑤武定中龍襄城縣開國男齊受禪爵

並降
子恭第篡字靈亞秀貧外散騎侍郎累遷征虜將
軍通直散騎常侍涼州大中正轉太府少卿建
義初遇害河陰年三十七贈散騎常侍征北將
軍定州刺史
懷第奐字思周少而謹密初爲中書學生隨父
討勑勒有斬獲之功遷中散前後使檢察州鎮
十餘所皆有功績除長樂太守以母老解官歸
養卒無子

史臣曰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而已其翼戴高宗庭抑禪讓殆社稷之臣也懷幹略兼舉出內有聲繼迹賢考不墜先業子雍效立夏方身亡冀野惜乎

薛辯　酈範　堯暄　寇讚　韓秀

薛辯字允白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因家焉祖陶與薛祖薛落等分統部衆故世號三薛父彊復代領部落而祖落子孫微劣彊遂總攝三營善綏撫爲民所歸歷石虎苻堅常憑河自固仕姚興爲鎮東將軍入爲尚書彊卒辯復襲

統其營爲興尚書郎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辯稍
憍傲頗失民心劉裕平姚泓辯舉營降裕司馬
德宗拜爲寧朔將軍平陽太守及裕失長安辯
來歸國仍立功於河際太宗授平西將軍雍州
刺史賜爵汾陰侯泰常七年卒於位年四十四
子謹字法順容皃魁偉頗覽史傳劉裕擒泓辟
相府行參軍隨裕渡江尋轉記室參軍辯將歸
國密使報謹遂自彭城來奔朝廷嘉之授河東
太守後襲爵平西將軍汾陰侯謹所治與屈丐
連接結士抗敵甚有威惠始光中世宗詔奚斤
討赫連昌勑謹領偏師前鋒歸道尋既剋蒲坂世
祖以新舊之民并爲一郡謹仍爲太守遷秦州
刺史將軍如故山胡白龍憑險作逆世祖詔鎮
南將軍奚眷與謹自太平北入討平之除安西
將軍涼陵公刺史如故太延初征吐谷渾平之
謹自郡遷州威惠兼備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
儒雅道息謹命立庠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
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於是河汾之地儒道

興焉貞元君元年徵還京師除內都坐大官五年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氏仇儒檀沈毅有器識年始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真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世祖親討之乃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隂斷二賊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宗侯世祖南討以拔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氏仇儒檀彊免坐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劉彧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勑拔詣彭城勞迎除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將軍開府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根平太守許含等以治民著稱徵詣京師顯祖親自勞勉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爲河東公八年三月詔拔入朝暴病卒年五十八贈左光禄

大夫謚曰庚

長子胤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蕭賾遣將寇邊詔胤爲都將與穆亮等拒於淮上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十四年文明太后公除高祖詔諸刺史鎮將曾經近侍者皆聽赴闕胤隨例入朝屬開華夏等降公爲侯十七年高祖南討詔趙郡王幹司空穆亮爲西道都將時幹年少未涉軍旅高祖乃除胤假節假平南將軍爲幹副征

達哀父以蕭賾死班師又爲都將共討秦州反賊支酉（疑）生擒斬之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路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彊憑險最爲狡害刼掠道路侵暴鄉閭胤至郡之日即收其奸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靜開二十三年秋遇疾卒於郡時年四十四謚曰敬

子裔字豫孫襲爵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遊歷尚書左外兵郎左軍將軍遷征虜

將軍中散大夫出爲冀州刺史卒贈平西將軍
岐州刺史

子孝紳龍驤將軍太中大夫孝紳音行險薄坐事爲河南尹元世雋門所劾死後贈征西將軍華州刺史

徽弟　字崇業庶兄平王懷（闕一字）守令汝陰太守

子修仁司空行參軍

修仁弟玄冥陳留太守

拔弟洪隆字菩提解褐陽平王國常侍稍遷

東太守

長子驎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太和年蕭賾使至乃詔驎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十年秋遇疾卒時年三十五贈寧朔將軍青州東太守

誄曰宣

長子慶之字慶集頗以學業聞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遷廷尉丞廷尉卿寺隣接北城曾夏日於寺傍執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

二卿裴延儒表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
觀事傳於世轉尚書郎兼尚書左丞為并肆行
臺賜爵龍丘子行并州事遷征虜將軍涼州刺
史為嵩榮攻圍城陷尋患卒後贈右將軍華州
刺史
慶之弟英秉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積年以
軍功歷司徒鎧曹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通直
散騎常侍卒
麟駒鳳子自徐都洛邑鳳子兄弟移屬華州
河西郡焉大和二年為太子詹事丞本州中正
世宗登阼轉尚書郎參軍稍遷治書侍御
史正始初為持節征義陽軍司還京其年秋卒
時年四十九贈陵江將軍光城太守
鳳子弟驥奴州主簿
洪隆弟破胡州治中別駕稍遷河東太守征仇
池都將有六子
長子聰字延智有世譽累遷治書侍御史直閣
將軍為高祖所知世宗踐阼除輔國將軍齊州

刺史卒於州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長子景茂司州記室從事猗氏令早卒
景茂弟孝通頗有文學永安中中尉高道穆引
爲御史歷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常山太守遇惡
疾而卒
聰弟道智尚書郎卒
子長瑜天平中爲征東將軍洛州刺史擊賊潼
關沒於陳贈都督冀定太三州諸軍事車騎將
軍儀同冀州刺史
道智弟仙智郡功曹
仙智弟曇賢卒於國子博士
曇賢弟和字道穆解褐大將軍劉昶府行參軍
轉司空長流參軍除太尉府主簿遷諫議大夫
小子景淵尚書左民郎
永平四年正月山賊劉龍駒擾亂夏州詔和發
汾華東秦夏四州之衆討龍駒平之和因表立
東夏州世宗從之又行正平潁川二郡事除通
直散騎常侍蕭衍遣將張齊寇晉壽詔和兼尚

書左丞爲西道行臺節度都督傳豎眼諸軍大
破齊軍正光初除左將軍南青州刺史卒於州
年五十五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
長子元信武定末中軍將軍儀同開府長史
和弟季令奉朝請
破胡弟破氏爲本州別駕早卒四子
長子敬賢爲鉅鹿太守
破氏弟積善爲中書博士臨淮王提友
子隆宗太原太守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因難徙 翊万年公脩之
字延期苻堅東萊太守讚 謙之有道術世祖
敬重之故追贈脩之安西將 平秦州刺史馮翊
公賜命服謚曰哀公詔秦雍二州爲立碑於墓
又贈脩之母爲馮翊夫人及宗從追贈太守縣
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民者七郡五縣讚少
以清素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毅非禮不動苻
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
相待華爲馮翊太守召爲功曹後除襄邑令姚

泓滅秦雍人千有餘家推讚爲主歸順拜綏遠
將軍魏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滎陽
河內者戶至二万數拜讚安遠將軍南雍州刺史
軹縣侯治于洛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之由是
流民繈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賜讚爵河南公
加安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
州之僑郡以益之雖位高爵重而接待不倦初
讚之未貴也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
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到公及貴也文以民禮

謁仍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爾日但知公當
貴然不能自知得爲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
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爲盩厔令
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
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常以卿言
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讚
在州十七年甚獲公私之譽年老表求致仕真
君九年卒年八十六遺令薄葬斂以時服世祖
悼惜之詔曰宣穆

長子元寶襲爵爲豫州別駕興安元年卒贈安
南將軍豫州刺史
子祖龍襲爵高祖時爲安南將軍東徐州刺史卒
子靈孫襲赭陽太守
元寶弟虎皮有才器本縣令
虎皮弟臻字仙勝年十二遭父憂居喪以孝稱
輕財好士顯祖末爲中川太守時馮熙爲洛州
刺史政號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甚意轉弘
農太守後以母老屢求解任乃從之高祖初
憲委未關以恒農大盜張順等賊害良善徵爲
都將與荆州刺史公孫初頭等追捕之拜振武
將軍北陽鎮將有威惠之稱遷建威將軍郢州
刺史及高祖南遷郢州地爲王畿除弘農太守
坐受納爲御史所彈遂廢卒於家
長子祖訓順陽太守
祖訓弟治字祖懿洛陽令稍遷鎮遠將軍東
荆州刺史代下之後蠻民以刺史酈道元峻刻
請治爲刺史朝議以邊民宜悦乃以治代道元

進號征虜將軍坐遣成兵送道元免官治兄弟
並孝友敦穆自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
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凡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
淚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
反亦如之治世宗末遷前將軍河州刺史在任
數年遇邵鐵忽反又爲城民詣都列其貪狀十
六條會赦免父之兼廷尉卿又兼尚書畏避勢
家承顏候色不能有所拘據尋遷金紫光祿大
夫是時蠻反於三鴉治爲都督追討戰沒贈持
節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七兵尚
書雍州刺史昌平男

治弟彌兼尚書郎爲城陽王徽所親行永安末
徽避尒朱兆脫身南走歸命於彌彌不納遣人
加害時論深責之後沒關西

治長子朏之字長明自直後奉朝請冊遷鎮遠
將軍諫議大夫仍直後建義中出除冠軍將軍
東荆州刺史兼尚書爲荆郢行臺代遷除征虜
將軍普泰中龔爵又爲東荆州刺史永熙中鎮

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八
酈範字世則小名記祖范陽涿鹿人祖紹慕容
寶濮陽太守太祖定中山以郡迎降授兗州監
軍父嵩天水太守範世祖時給事東宮高宗踐
祚追録先朝舊勳賜爵永寧男加寧遠將軍以
治禮郎奉遷世祖恭宗神主於太廟進爵爲子
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南征範爲左司馬師次
無鹽劉彧戍主申纂憑城拒守識者僉以攻具
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
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去攻
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若
外潛威形内整戎旅密嚴守備厲將士出其非意可一
攻而剋之白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舒
遲民心固矣司馬之策是也遂潛軍偃退示以
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旦便騰城崇
朝而剋白曜將盡以其人爲軍實範曰齊西履
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
威始被民未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北邑有拒

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
州可定白曜曰此良策也乃免之進次肥城白
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
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鹽之卒死者塗炭
成敗之機足為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
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
潰白曜目範於衆曰此行也得卿三齊不足定
矣軍達外城劉彧太原太守房崇吉棄母妻棄
走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參軍勃海張元孫

秦戰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師赴之範曰
桑梓之戀有懷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上無墳
柏之累衆數方動甲堅城彊則拒戰勢屈則
走師未逼之朝夕無慮竟何所畏已求援軍且
觀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
我也若不遠圖懼虧軍勢既進無所取退逼彊
敵羝羊觸藩羸角之謂未若先守歷城平盤陽
下梁鄒剋樂陵然後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
不盡衆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後納

策皆不失哀今日之舉吾所不取何者道固孤
城裁能自守盤陽諸戍勢不野戰文秀必剋殄
意在先誠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短見猶謂
不虛靡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既據東
陽爲諸城根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圍不立少遣
衆則無以懾敵心脫文秀還救閉門拒守偏師
在前寧異所挫梁鄒諸城追擊其後文秀身率
大軍必相乘追腹背受敵進退無途雖有韓白
恐無全理願更思審勿入賊計中白曜乃止遂
表範爲青州刺史以撫新民後進爵爲侯加冠
軍將軍遷尚書右丞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他
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公富家盛於
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
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而荅曰吾將爲鄉必驗此
夢果如其言是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
通高祖詔範曰卿自非功舊位無重班所以超
遷顯爵任居方夏者正以勤能致遠雖外無殊

效亦有貢時之徳而鎮將伊利妄生姦撓表
卿造舡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覦州任
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依其辜矣卿其
明為箏略勿復懷疑待卿別犯處刑及鞭今恕
刑罷鞭止罰五十卿宜克循綏輯邊服稱朕意
也還朝年六十二卒於京師謚曰穆範五子道
元在酷吏傳

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奉涉歷史傳有幹略自
泰朝請遷尚書三公右郎中加威遠將軍為漢
川行臺迎接降款以功除員外常侍領郎中轉輔
國將軍驍騎將軍出為正平太守治有能名遷長
樂相止光五年卒年三十八贈後將軍平州刺史
子中字伯偉武定初司徒刑獄參軍

道慎弟道約字善禮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
司徒諮議參軍樸質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造請
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為人所笑弄坎壈
於世不免飢寒晚歷東萊魯郡二郡太守為政
清靜吏民安之年六十三武定七年卒

範弟神虎尚書左民郎中
神虎弟夔子惲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元長吏幹
正光中刺史裴延儁用爲主簿令其修起學校
又舉秀才射策高第爲奉朝請後延儁爲討胡
行臺尚書引爲行臺郎以招撫有稱除尚書外
兵郎仍行臺郎及延儁解還行臺長孫稚又引
爲行臺郎加征虜將軍惲頗兼武用常以功名
自許夔計於雅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開
國子邑三百戶惲在軍啓求減身官爵爲父請
贈詔贈夔征虜將軍幽州刺史惲後與唐州刺
史崔元珍固守平陽武泰中仝朱榮稱兵赴洛
惲與元珍不從其命爲攻城陷被害時年三十六世咸痛惜之所作文
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書不成
夔弟神期中書博士
子懷則武定末司空長流參軍
神期弟顯度司州秀才尚書庫部郎
韓秀字白虎昌黎人也祖宰慕容儁謁者僕射

父晒皇始初歸國拜宣威將軍騎都尉秀歷吏
任稍遷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拜廣武將軍高宗
稱秀聰敏清辯才任唇舌遂命出納王言并掌
機密行幸遊獵隨侍左右顯祖踐阼轉給事中
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還京師興中尚書奏以敦煌
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
州羣官會議僉以爲然秀獨謂非便曰此處國
之事非關土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
土隣彊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寇不能爲害循
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山之覬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
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爲國患且敦煌去涼
州及千餘里捨遠就近恐有闕一旦廢罷是
啓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恊契侵
竊涼土及近諸戍則關右甚擾烽警不息邊役
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太和初遷內侍長後
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漁陽公在州數年卒
子務龍襲爵

務字道出性端謹有治幹初爲中散稍遷太子翊軍校尉時高祖南征行梁州刺史楊靈珍謀叛以務爲統軍受都督李崇節度以討靈珍有戰功授後軍長史徵赴行在所還遷長水校尉景明初假節行肆州事始到左中郎將寧朔將軍試守常山郡又爲征蠻中都督李崇司馬崇揃蕩羣蠻除近畿之患務有力焉後除鎮北府司馬初試守常山府解復爲鎮北長史務頗有受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後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卿武帝焚雉頭裘朕堂無嘉之令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尚何其家人邊人李旻馬道進等詐殺蕭衍義坂戍主奔斤戶來降務信之遣兵千餘人迎接戶數不至而許表破賊坐以免官又之拜冠軍將軍太中大夫進號左將軍神龜初卒

堯暄字辭邪上黨長子人也本名鍾葵後賜爲暄祖僧賴太祖平中山與趙郡呂舍首來歸國

暄聰了美容貌爲千人軍將東宮吏高宗以其
恭謹擢爲中散奉使齊州檢平原鎮將及長史
貪暴事推情診理皆得其實除太尉中給事兼
北部曹事後轉南部太和中遷南部尚書于時
始立三長暄爲東道十三州使吏比戶籍賜獨
車一乘廐馬四匹時蕭蘭還其將陳顯達寇邊
以暄爲使持節假中護軍都督南征諸軍事平
陽公軍次許昌會陳顯達遁走暄乃班師暄前
後從征及出使檢察三十餘許度皆有克己之
稱賞賜衣服二十具綵絹千匹絁絹千餘段
奴婢十口賜爵平陽伯及改置百官授太僕卿
車駕南征加安南將軍轉大司農卿太和十九
年卒於平城高祖爲之舉哀贈安北將軍相州
刺史賻帛七百匹初暄使徐州見州城樓觀嫌
其華盛乃令徃徃毀撤由是後更損落及高祖
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
暄長子洪襲爵鎮北府録事參軍
子桀字永壽元象中開府儀同三司樂城縣開

國公

洪弟遵伏波將軍河州冠軍府長史臨洮太守
卒贈龍驤將軍諡曰思
遵弟榮貞外散騎侍郎
子雄字休武元象中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城平
縣開國公

雄弟奮字彥舉興和中驃騎將軍頴州刺史
奮弟難宗武定中征西將軍南岐州刺史征羌
縣開國伯

呂舍既歸國從至京師給賜田宅
子方生機識明辯卒於主書郎贈建武將軍定
州刺史高邑子諡曰敬

子受恩爲侍御中散典宜官曹累遷外都曹令
轉北部給事秦州刺史平於官

史臣曰薛辯寇讚歸身有道並以款効見嘉議
敦煌得馭遠之筭務武夫鄙詐貢牀飾寶棄而
不御斯乃人主之盛德充暄聰察奉公以致名
位禮加存歿有餘榮矣

列傳第三十二

魏書四十三

嚴稜　毛脩之　劉休賓

唐和　房法壽

嚴稜馮翊臨晉人遇亂避地河南劉裕以為廣威將軍陳留太守戍倉垣泰常中山陽公奚斤南討軍至潁川稜率文武五百人詣斤降驛送行朝太宗於冀州嘉其誠款拜平遠將軍賜爵部陽侯假荊州刺史隨駕南討還為上客及世

祖踐祚以稜歸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廉之
稱年九十卒於家
子稚玉龍襲爵眞君中詔稚玉副長安鎮將元蘭
率衆一万迎漢川附化之民入自斜谷至甘亭
劉義隆梁州刺史王玄謨遣將拒嶮路不得通
班師太和二年太倉令五年出爲平南將軍東
兗州刺史假馮翊公卒
子曇龍襲爵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父璩司馬德宗
秦二州刺史劉裕之擒姚泓留子義眞鎮長
安以脩之爲司馬及赫連屈丐破義眞於青泥
脩之被俘遂没統萬世祖平赫連昌獲脩之神
虜中以脩之領吳兵討蠕蠕大檀以功拜吳兵
將軍領步兵校尉後從世祖征平涼有功遷散
騎常侍前將軍光禄大夫脩之能爲南人飲食
手自煎調多所適意世祖親待之進太官尚書
賜爵南郡公加冠軍將軍常在太官主進御膳
從討和龍別破三堡賜奴婢牛羊是時諸軍攻

城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
脩之劉義隆故將也時從在軍欲率吳兵謀為
大逆因入和龍異浮海南歸以告脩之脩之不
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變幾作朱脩之遂亡奔
馮文通又以脩之收三堡功多遷特進撫軍大
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
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
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吉良史之
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庭之言微而
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右
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
百下故其論武侯文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
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
迹也不為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
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
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齊荆
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蹄躈之
地僭號邊裔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為偶

而以為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言聲亮非為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嶮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爭忿怨之心結攜貳之眾抗衡上國出入隴右再攻祁山攻陳倉踈遲失會推劒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壁堅守以不戰盈之知窮勢盡憤結成病而死曾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脩之謂浩言為然太延二年為外都大官卒諡曰恭公脩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國高宗初為金部尚書龍袞貴尉後轉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法仁言敦厚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和平六年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諡曰威

長子猛虎太安中為東宮主書轉中舍人又遷中散大夫初龍袞貴尉為散騎常侍皇興中蠕蠕犯塞從顯祖討之有勇決之稱太和初卒贈豫州刺史諡曰康公

子泰寶襲爵征虜長史例降為侯卒
子乾祐襲
宋脩之者劉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安頡
圍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
年老非復有乳汁之時今忽如此兒必殁矣果
以其日為頡所擒世祖善其固守授以內職以
宗室女妻之而假以輕薄為人士所賤為雲中
鎮將及入馮文通送之江南
唐和字稚起晉昌宜安人也父豁以涼土喪亂
民無所歸推隴西李暠高於敦煌以憑乎州李氏
為沮渠蒙遜所滅和與兄契攜外甥李寶避難
伊吾招集民衆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
為伊吾王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來降為蠕蠕
所逼遂擁部落至于高昌蠕蠕遣部帥阿若率
騎討和至白力城和率騎五百先攻高昌契與
阿若戰殁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
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子樹又剋高寧
白力二城斬其戍主遣使表狀世祖嘉其誠款

屢賜和和後與前部王車伊洛擊破安周斬首三百世祖遣成周公萬度歸討焉耆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令和鎮焉耆時柳驢戍主乙眞伽率諸胡將據城而叛和領輕騎二百匹入其城擒乙眞伽斬之由是諸胡款附西域剋平和有方也正平元年和詣闕世祖優寵之待以上客禮宗以和歸誠先朝拜鎮南將軍酒泉公太安中出爲濟

北刺史甚有稱績徵爲內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察疑獲實者甘寄重以是稱之皇興中卒年六十七贈征西大將軍太常卿酒泉王謚曰宣

子欽字孟直中書學生襲爵太和中拜鎮南將軍長安鎮副將轉陝州刺史將軍如故後降爵爲侯二十年卒

子景宣龍驤將軍歷并州城陽王徽後軍府長史加中堅將軍遷東郡太守普泰中卒贈撫軍將軍

秦州刺史

景宣弟季彌武定中滄州別駕

契子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父和歸闕俱爲上客拜安西將軍晉昌公綱祖時出爲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杏城民蓋平定聚衆爲逆顯祖遣給事楊鍾葵擊平定不剋而還詔玄達討平之杏城民成赤李又聚黨自號爲王逼掠郡縣殘害百姓玄達率騎二百邊廿長驅擊破之叛民曹平原復聚爲亂玄達追擊平之延興二年有罪免官太和十六年降爵爲侯卒

子崇字繼祖襲爵盛樂太守

崇弟興業定陽闡熙二郡太守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祖昶從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之都昌縣父奉伯劉裕時北海太守休賓少好學有文才兄弟六人兼民延和等皆有時譽休賓爲劉彧虎賁中郎將稍遷幽州刺史鎮梁鄒及慕容白曜軍至升城遣人說之令降休賓不從劉彧龍驤將軍崔靈延行渤海郡

房靈建等數十家皆入梁鄒同舉休賓爲征虜
兗州會劉彧遣使授休賓輔國將軍兗州刺史
休賓妻崔邪利女也生一男字文曄崔氏先歸
寧在魯郡邪利之降也文曄母子遂與俱入國
至是白曜表請崔與文曄既至白曜以報休賓又
於北海乾延和妻子送至梁鄒巡視城下休賓
荅白曜許歷城降當即歸順密遣兼主簿尹文
達向歷城觀國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詐言聞王
臨境故來祗候私謂白曜曰劉休賓父子兄弟
累郡連州今若識運知機束手歸化不審明王
加何賞叙白曜曰休賓仕南爵寵如此今若下
勞兵甲望風自降者非直處卿富貴兼還遂其
婦兒休賓縱令不畏攻圍豈不憐其妻子也今
歸兒休賓縱令不畏攻圍豈不憐其妻子也今
乖城卿自往見文達乃至升城見休賓妻子文
達攀援大哭泣號咷以爪髮爲信文達回還
復經白曜誓約而去白曜曰卿是休賓耳目腹
心親見其妻子又知我衆旅少多善共量議自
求多福文達還見休賓出其妻兒爪髮兼宣白

曜所言及國軍形勢謂休賈曰升城已敗歷城非朝則夕公可早圖之休賈撫爪髮泣涕曰妻子幽陽誰不愍乎吾荷南朝厚恩受寄邊任今顧妻子而降於臣節足乎然而密與其兄子聞慰議為降計聞慰曰此故當文達詐詐耳年常抄掠豈有多寧也但可撫彊兵勤肅衛方城俟嶮何為便生憂怯示人以弱也休賈又謂文達曰卿勿憚危苦更受為吾作一返善觀形勢於是遣文達倫道而出令與白曜為期克日許送降款文達既至白曜喜曰非直休賈父子荷榮城內賢豪亦隨人補授卿便即為梁鄒城主以酒灌地啓告山河曰若負休賈使我二軍不見汝初白曜之表取休賈妻子也顯祖以道固既叛詔公可早為決計恐攻逼之後降悔無由休賈於付文達詔築文達還謂休賈曰白曜信誓如此是告兄子聞慰曰事勢可知汝早作降書聞慰沈疑因執不作遂差本契白曜尋遣著作佐郎

許赤虎夜至梁鄒南門下告城上人曰汝語劉
休賓何由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送降文歸誠大
化何得無信違期不來於是門人唱告城內悉
知遂相維持欲降不得皆云劉休賓父子欲以
我城內人易榮位也尋被[illegible]極冬至春歷城
降白曜遣遣固子皇業與文曄至城下休賓知
道固降乃出請命白曜送休賓及宿有名望者
十餘人俱入代都爲客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
民爲懷寧縣休賓爲縣令延興二年卒

文曄有志尚綠覽群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殺
兄閉獄南叛盱眙文顯李安被徙北邊高祖
特聽還代高祖曾幸方山文曄大言於路側曰
永見聖明申宣父盛高祖遣尚書李沖宣詔問
曰卿欲何言聽卿面自申盡於是引見文曄對
曰臣之陋族出自平原往因燕亂流離河表居
齊以來八九十載乾昇若十一年世祖太武皇帝
巡江之日時年二歲隨外祖魯郡太守崔邪利
於鄒山歸國邪利蒙賜四品除廣密無太守以臣

年小不及齒錄至天安之初皇威遠被臣亡父
休賓劉氏持節兗州刺史成梁鄒時慕泰容自曜
以臣父居全齊之要水陸道衝青冀二城往來
要路三城岳跱並拒王師自曜知臣母子先在
代京表請臣母子慰悅勞臣即被先帝詔遣奉傳
詣軍又賜云父官爵自曜遣右司馬盧河均等
送臣母子至鄒臣既見亡父備申皇澤云喜蒙
本朝寵遇捍禦藩屏臣與弟卑石呂並在二城吾暑
先降百口必被誅滅不圖誠於本朝文今尊
卑塗炭豈堪爲人臣父主本大魏乎沒且申吾意
白僕射降意已判平歷城白曜遣赤虎之信仰感聖朝遠遣
既剋歷城白曜遣赤虎送臣并崔道固子景業
等向梁鄒亡父既見赤虎之信仰感聖朝遠遣
妻子又知天命有歸擁衆一万以城降款乘驛
赴臺蒙爲客例臣私覺寡深重亡父以延興二年
孤背明出血誠微心未獲申展如臣等比並蒙
榮爵爲在事孤抑父廢勳高祖曰鄉訴父賞
而鄉父無勳歷城齊之西關歸命請順梁鄒小

成豈能獲全何足以爲功也文畧對曰誠如聖旨
愚臣所見猶有未申何者昔樂毅破齊七十餘
城唯有即墨獨在此豈非根立而條立且夫降
順之人驗之古今未有不由危逼者故黃權無
路歸款列地封侯具薛安都畢衆敬危急投命
並受茅土之爵論古則如彼語今則如此明明
之世不及比流竊惟梁鄒嚴固地據中齊粟支
十載控弦數千方之一城不可同日而語并
城猶能抗兵累旬傷殺甚衆若臣亡父國守孤

城則非一朝可剋高祖曰歷城既陷梁鄒便是
掌中何煩兵力對曰若如聖旨臣請假赤虎之信下銜知變
極意取勝俯仰何爲上假之民高祖曰卿父北勲本自至少以卿才地豈
假殺勤對曰臣庶愚六蔽文武無施譬絶九皐
聞天無曰遭逢聖運万死猶生但臣竊見徐兗
是賊藩西安徐兗既降諸戍皆應國有而東徐州
刺史張讜所戍圍城領三郡而已徐兗降後猶
閉門拒命授以方嶽始乃歸降父子二人並蒙

侯爵論功比勤不先臣父高祖曰卿引張謙謙
事小異對曰臣未識異狀高祖曰張謙始來送
款終不差信卿父進非先覺退又拒守何得不
異對曰張謙父子始有歸順之名後有閉門之
罪以功補過免罪為幸臣又見崔僧祐母弟隋
其叔父道固在歷城僧祐遥聞王威遠及恐母
弟淪亡督率鄉閭來欲救援既至郁洲歷城已
沒東手歸誠救母弟之命聖朝嘉其附化賞以
三品亡父之誠嘗後僧祐高祖曰僧祐身居東
海去留任意來則有位去則他人是故賞之卿
父被圍孤城已是物所以不賞對曰亡父據
城歸國至公也僧祐意計而來為私也為私蒙
賞至公不酬臣未見其可高祖笑而不言比部
尚書陸敳叱文曄曰假令先朝謬賞僧祐豈可
誣先朝乎尚書高閭曰卿謂母弟與妻子何者
比隆堯舜宰相則十亂五臣今言謬賞豈不卹
為重文曄曰母弟為重閭曰卿知母弟為重朝

廷賞僧祐是也卿父為妻子而來事何相反對
曰僧祐若無母弟來歸以不問曰不來文曄曰
若僧祐赴母弟之難此是其私而亡父本為丈
夫豈身處此豈可顧妻子而虧高節也昔樂
羊食子有顧必不亡父本心實不垂顧所以歸
化者自知商周不敵天命有所歸直禍詣文曄
曰卿之所許頗亦有途賞從重罰從輕尋勑酬
叙文曄泣曰臣愚頓理極再見無期陛下既垂
慈澤願勑有司特賜矜理高祖曰王者無戲何
待勤勤既而賜文曄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
律郎中改授羽林監世宗世除高陽太守延昌
中卒贈平遠將軍光州刺史謚曰貞

子元龍拜員外郎襲威將軍青州別駕卒

文顯性仁孝篤厚徐州安豐王府騎兵參軍
季友南青州左軍府録事參軍

聞慰慟識有才思至延興中南叛
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二子法鳳法武而旋
之早亡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國孤貧不自立

並疎薄不倫爲時人所棄母子皆出家爲尼既而反俗太和中高祖選盡物望河南人士子學之徒咸見申擢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後俱奔南法武後改名孝標云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繹幕人也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群小而爲劫盜從叔元慶範鎮等坐法壽被州郡切責時月相繼宗族甚患之母老不復應州郡之命常弱冠州迎主簿後以母盜殺賭牛以供其母招集壯士常有百數母亡

歲餘遇沈文秀崔道固起兵應劉子勛明僧暠劉乘民起兵應劉或攻討文秀法壽亦與清河太守王玄邈起兵西屯合討道固玄邈以法壽爲司馬累破道固軍甚爲歷城所憚加法壽綏邊將軍魏郡太守子勛死道固文秀悉復歸或乃罷兵道固慮其扇亂百姓遂切遣之而法壽外託裝辦而內不欲行會從弟崇吉在升城爲慕容白曜所破母妻沒於白曜軍崇吉奔還舊宅法壽與崇吉年志粗相諧協而親則從祖兄

弟也崇吉以母妻見獲託法壽為計法壽既不
欲南行恨道固遏切又恐崇吉情理時道固以
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郡事成盤陽法壽
遂與崇吉潛謀龍賓克之仍歸款於白曜以
贖母妻白曜遣將軍袁孫觀等自大山南入馬
耳關以赴盤陽還崇吉母妻初道固遣軍圍盤
陽法壽等拒守二十餘日觀軍至賊乃散走觀
軍入城詔以法壽為平遠將軍與韓麒麟對為
冀州刺史督上租粮以法壽從父弟靈民為

河太守思順為濟南太守靈悅為平原太守伯
憐為廣川太守叔玉為高陽太守叔玉兄伯玉
為河間太守伯玉從父弟思安為樂陵太守思
安弟幼安為高密太守以安初附及歷城梁鄒
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
法壽為上客崇吉為次客崔劉為下客法壽供
給亞於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加平遠將軍
給以田宅奴婢性好酒愛施親舊賓客率同飢
飽坎壈常不豐足畢衆敬等皆尚其通愛太和

中卒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敬侯
子伯祖襲例降為伯歷齊郡內史伯祖闇弱委
事於功曹張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
充後廣陵王羽為青州伯祖為從事中郎平原
相轉幽州輔國長史坐公事免官卒
子翼襲宣威將軍大城戍主永安中青州太傳
開府從事中郎
伯祖弟叔祖別以功賜爵魏昌子歷廣陵王國
郎中令長廣東萊二郡太守龍 褒將軍中散大
夫永安中安東將軍郢州刺史
叔祖幼慤安蓺景新蔡三郡太守坐事奪官居
家忽聞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為家群犬
所噬遂卒初長孫觀之將至盤陽也城中稍以
人捕執之始法壽克盤陽之後常禁靈寶於別
至圍城軍中與十餘騎遥共法壽語靈寶密遣
齊貶得平仲引與同室致酒食叙國軍明將入
意夜中北城上縋出平仲靈寶等十餘人厥明

官雲至城靈寶遂歸梁鄒

靈寶文藻不如兄靈建而辯悟過之靈建在南

官至州治中渤海太守以才名見稱兄弟俱入

國亮無平齊民雖流漂屯圮操尚卓然並卒於亂

齊

靈雋子宣明亦以學著稱雅有父風高祖擢爲

中書侍博士遷洛轉議郎試守東清河郡正始中

京兆王愉出除征東冀州以宣明爲記室參軍

愉反逼宣明爲太守

靈寶從父弟堅字子秋少有志名亦內徙爲平

齊民太和初高祖擢爲祕書郎遷司空諮議祭

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子

秋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宇高祖曰昔有

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奏當聞來牒並爲濮陽太

守世宗時復爲司空諮議加立忠將軍卒贈南

青州刺史謚曰懿

長子祖淵羽林監從高

贈安東將軍濟州刺史

祖淵弟祖皓長水校尉後討蕭衍將於九山戰
歿贈撫軍將軍兗州刺史
崔平仲自東陽南奔妻子於歷城入國太和中
高祖聽其還南
愚安有勇力伯玉果敢有將略思安賜爵西安
子建威將軍北平太守遷大司馬司馬齊州武
昌王府司馬高祖南伐徵為步兵校尉直閤將
軍中統軍善撫士衆高祖嘉之漢陽既平復為
武昌王司馬帶東魏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改爵
清河子卒官子叔敬寶襲爵
敬寶亦壯健奉朝請征北中兵參軍北征統軍
寧遠將軍每有戰功早卒
子去病襲
伯玉坐弟叔玉南奔徙於北邊後亦南叛為蕭
鸞南陽太守高祖南伐剋宛外城命舍人公孫
延景宣詔於伯玉曰天無二日土無兩王是以
躬總六師蕩一四海宛城小戍豈足以禦抗王
威深可三思封侯胙土事在俯仰伯玉對曰外

臣荷國厚恩奉任疆境爲臣之道未敢聽命伏惟遊鑾遠涉願不損神高祖又遺謂曰朕親率輅所經纖介須殄宜量力而思自求多福且卿早蒙蕭牆積殊常之眷曾不懷恩報以塵露蕭鷰妄言入繼道成瞶子無子遺卿不能建忠於前君方立節於逆豎卿之罪二又頃年傷我偏師卿之罪三鑾旆親戎清一南服不先面縛待罪麾下卿之罪四卿之此戎多則一年中則百日少則三旬剋殄豈遠宜善思之後悔無及伯玉對曰昔蒙武帝愷悌之恩黍侍左右此之厚遇無忘夙夜但繼主失德民望有歸主上龍飛踐極光紹大宗非直副億兆之深望實兼武皇之遺勑是以勤勤懇懇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救蒼生此乃邊戍常事陛下不得垂責及剋宛伯玉面縛而降高祖引見伯玉并其參佐三百人詔伯玉曰朕承天馭宇方欲清一寰域卿叢爪小戍敢拒六師卿

之慈罪理在不赦伯玉對曰臣既小人備荷驅使緣百口在南致拒皇略罪合萬死高祖曰凡有所至若奉逆君守迷節克立忠抱節皆應有所不為卿何得事逆賊蕭鸞自貽屠戮伯玉對曰臣愚癡晚悟罪合萬斬今遭陛下願乞生命高祖曰凡人惟有兩途知機獲福背機受禍勞我王師彌歷歲月如此為降何人有罪且朕前遣舍人公孫延景城西共卿語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卿荅云在此不在彼天道攸遠竊變化無方卿寧知今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乞命而已更無所言高祖以思安頻為伯玉泣請故特宥之伯玉在南之日放妾攜氏為尼入國遂令還俗復愛幸焉為有司所奏高宗聽之世宗即位拜長史兼游擊將軍出為馮翊相卒官

崇吉少驍勇為沈文秀中兵參軍及太原戍守傅靈越率衆棄郡南赴子勛文秀以崇吉督郡事既而皆文秀乃同於劉彧母叔在歷城為崔道固所拘繫又將致刑於市以恐之而崇吉卒無

所顧會道固歸或乃出其母或以崇吉為龍驤
將軍并州刺史領太原太守戍升城崇吉以其
從兄靈獻為長史姨兄賈延年為司馬未幾而
白曜軍至白曜遣人招之崇吉不降遂閉門固
守升城至小人力不多勝伏者不過七百人而
白曜侮之乃遣衆陵城崇吉設土簞方梁下相
舂擊不時剋殄白曜遂築長城圍三重更造攻
具日夜攻擊自二月至四月粮矢俱盡崇吉突
圍出走遁藏民舍母妻見獲道固遣治中房靈

賓慰引之崇吉不肯見道固遂東歸舊村陰其
壯士欲以偷母還奔河南白曜慮其如此守備
嚴固後與法壽取盤陽俱降及立平齊郡以歷
城民為歸安縣崇吉為縣令頗懷昔憾與道固
接事意甚不平後委縣出臺訟道固罪狀數條
會赦不問崇吉乃解縣許之停京師半歲乃南
奔崇吉夫婦異路剃髮為沙門改名僧達投其
族叔法延住歲餘清河張略之亦豪俠士也崇
吉遺其金帛得以自遣妻從幽州南出亦得相

魏傳三十一

會崇古至江東尋病死

崇古從父弟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內附高祖與語善之曰三益了了殊不惡拜員外散騎侍郎尋出為太山太守轉兗州刺軍府司馬所在以清和著稱還除左將軍正光中卒年六十三九子

長子士隆興和中東清河太守帶盤陽鎮將士隆弟士達少有才氣兼其族兄景先有鑒識每目此兒俶儻終當大其門戶起家濟州左將府倉曹參軍時京兆王繼為大將軍出鎮虎牢聞其名徵補騎兵參軍領帳內統軍孝昌中其鄉人劉蒼生劉鈞房須等作亂攻陷郡縣頻敗州軍時士達父憂在家刺史元欣欲逼其為將士達以禮固辭欣乃命其友人馮元興謂之曰今合境從逆賊徒轉熾若萬一陷州君家豈得獨全既急病如此安得顧名教也士達不得已而起率州鄉之人二千餘人東西討擊悉破平之武泰初就家拜平原太守抑挫豪彊境內肅

魏傳三十一

然時邢果寇亂憚其威名越郡城西度不敢攻
逼永安末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而頻爲
本州郡時人榮之永安末尒朱兆入洛剌史蕭
賛爲城民趙洛周所逐城內無主洛周等以士
達鄉情所歸乃就郡請之命攝州事永熙二年
卒年三十八時人傷惜之贈平東將軍齊州剌
史謚曰武

士達弟士素武定末太尉諮議參軍

士素弟士章尚書郎

法壽族子景伯字長暉尚祖謙避地渡河居於
齊州之東清河繹幕焉祖元慶仕劉駿歷土那
太守後爲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劉騭之殺
子業自立也子業舅子勛起兵攻之文秀遣其
將劉珍之率兵助騭或後背騭或歸于子勛元慶不
同爲文秀所害父愛親率勒鄉部攻文秀劉騭
嘉之起家授龍驤將軍尋會文秀降騭乃止顯
祖時三齊平隨例內徙爲平齊民以父非命疏
服終身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

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淵稱之於李沖沖時
典選拔為奉朝請司空祭酒給事中尚書儀曹
郎除齊州輔國長史值刺史死勑行州事政存
寬簡百姓安之後值清河太守杜昶外叛郡居
山險盜賊群起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曾失
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
捕擒之即署其子為西曹掾命喻山賊賊以景
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守令六年
為限限滿將代郡民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
乞留復加二載後遷太尉中郎司徒諮議參軍
輔國將軍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景伯性淳和
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妓亡蔬食
終喪暮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
先亡其幼弟景遠暮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
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先韶好
摽牓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
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為水病
積年不愈孝昌三年卒于家時年五十贈左將

軍齊州刺史

子文烈武定中尚書三公郎中

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甘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太和中例得還鄉郡辟功曹州舉秀才值州將卒不得對策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世儒宗歎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尋除司徒祭酒員外郎侍中穆紹又啓景先撰世宗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之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對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神龜元年蕭衍龍驤將軍田甲能據東義陽城內屬敕景先爲行臺發二荊兵以援之在軍遇疾而還其年卒於家時年四十

三贈持節冠軍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文景先作
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該典今行於時文多略
舉其切於世教者
周王者受命木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興
德方隆禎發華渚水運告昌瑶光啓祚人道
承天天理應實受謝既彰玄命若契相生之義
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爲次
遵而不改既事乖代終而數同納麓逆順且殊
禎運宜異而兆徵不差有疑符應
禹以鉉配天舜亦尊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
冒道高者負宸四方神積者郊原斯主是以則
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鉉既罪彰於
山川受殛於羽裔化貫與鱗甲爲羣銘精不能
上乘質尾而厚尊配於國陽當升煙之大禮苟
存及躬以亂祀典降上帝爲罪鬼之賓奏夾鍾
爲介蟲之樂奉天之道不乃有淪乎
問湯尊稷廢柱曰神積道存異世同尊列山見
享綿紀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徂陽之運不思

理數之有時黜元功於百世且畢賓感應風雨異徵尊播殖之靈而邀滂澍之潤升廢之道無乃謬與若柱不合蕭虞夏應失之於前如以歲久宜遷百神可計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旨問湯剋桀欲遷夏社為不可武王滅紂以亳社為亡國之誡曰神無定方唯人為主道協無為天地是依葉德佛崇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咸秩井侯穆當四圭之尊貶土祇陽牲幣之享就如言之穆亶靈威誠允事追之宜社非商祖孝乎乃考之咎殷臨金致誡何獨在斯

問易著革命之文而無損讓之象曰立黃剖別人道為尊含靈行化故義始元首是以飛龍啓徵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以為善終順守有慙未盡不顯損讓之象而著已日之美豈可兆巨釁募為貽厥之謀訓万世而開安忍之闕求之反乘未識理恕

問周禮秋官司煩氏邦若屋誅為明窂毛焉曰王道貴產法理尚恩奮德見食八象載其尸五宥

三刺禮經寶其行已以祿父巨釁尊既禮不輟三
監亂德察亂猶存罪莫極於無上逆莫甚於違
天行大辟禍不及族理正刑愆止於身何惡當
參夷之禍何戾受淪於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爲之服尊合德名義以興兼鞠
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爲子同義盡棄節製慈作嬪
育有加禮服是重所體還義盡棄節製慈作嬪
異門爲鬼他族袖道不全何終恩之育方齊服
是追哭於野次尚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稅喪已則否曰服
以恩制禮由義立慈母三年孫無緦麻者以戚
非天屬報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已但正體
於下可無服乎且縞冠玄武子姓之服緣練之
後纏絰已除猶懷憯素未忍從吉況斬焉初之
創巨方始復弔之實尚改縗襲奉哀苦次而無
追變孝子孝孫豈天理是與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爲不可曰受醜
從天人倫所重保育異宗承奉郊廟而乃肆極

昏淫禍傾合罹之尊怙亂無終殄滅誕鞠之愛
齊桓匡翼四方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
之法方生貶違以殺爲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
期雖窮勃屢朝臣不且糾既事反人靈咎將有
所施之取衷孰爲優允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
尊介丘偏祀猶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
納廢饗之處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已降始
見其文揖讓之冑禮不上通昏瘉後燼四主是
主此便至道相承乾無二統純風既詖玄牡肆
尊禮不虛華庶昭異聞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
免牲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
爲教本其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屈於周
典僖公魯之盛君告誠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徵
不至若推咎於天則神不棄鑒歸愆於人則頌
聲宜替既命龜失展靈威弗眷郊享不從配天
斯缺即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而制

問尚書胤征羲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於房曰瀆紀不移日月有度炎涼啓閉是以爰命羲和升準徂代履端屢臻歸餘成閏是以爰命羲和升準徂節使晷數應時火流協運致望舒後律耀靈爽次即官缺永容可爲懲玄象一差未成巨戾且積失加誅律度暫差便遣殄絶仁者之兵義不妄興王赫斯舉將有異說

問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日月次周行舍有常分至之候不爲懲咎曩推步不一容可如之若謫見正陽日維戊午今同之辰而爲深戾者專以金木相殘指日成生育相因猶子歸母但以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爲忌也朔亦應爲災如不忌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以屬月時繫之在日有爽明例義不妄構理用何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洛不出書麟自傷曰聖人亹亹靈天地資識未形齊生死於一同等榮辱於彼我孔子

自生不辰從心告齒樂正既脩素王斯著方興吾已之歎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聖達之理無乃缺如符璽郎王神貴荅之名爲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前廢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特除神貴子鴻彥爲奉朝請

景先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

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食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忽遇刼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傳不爲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傅暨眼慕其名義啓爲昭武府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暨眼頗恨之卒於家子敬道永熙中開府參軍事

史臣曰嚴稜夙款可嘉脩之晚有誠効唐和万里慕義歸身著績休賓窮而委質法壽俎玉未能投命景伯兄弟儒風雅業良可稱焉

魏書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二

羅結　伊敦
乙瓌　和其奴
尚頹　薛野賭
宇文福　費于
孟威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為國附臣劉顯之謀逆也太祖去之結翼衛鑾輿從幸賀蘭部後以功賜爵屈鈍侯太宗時除持節散騎常侍寧

南將軍河內鎮將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摠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卧内因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宅東川以爲居業并爲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存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年一百二十歲卒贈寧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貞八

子斤太宗時爲侍御中散後從世祖討赤連昌世祖追奔入城昌邀擊左右多死斤力戰有功世祖嘉之後録勳除散騎常侍侍中四部尚書又加平西將軍後平涼州攻城野戰多有克捷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馳馹徵還除柔玄鎮都大將後以斤機辯勑與王俊使蠕蠕迎女備後宮又以本將軍開府爲長安鎮都大將卒贈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靜陪葬金陵

子敦襲爵有姿儀舉止自太子洗馬稍遷散騎常侍庫部尚書卒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

曰恭

子伊利高宗時襲爵除內行長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領御食羽獵諸曹事伊利曾病顯祖幸其宅自視醫藥其見待如此稍遷散騎常侍儀曹尚書出為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善撫導在州數年邊民歸之五千餘戶高祖時蠕蠕來寇詔伊利追擊之不及而還後依例降為侯除司農卿光祿大夫卒世宗初贈征北將軍燕州刺史諡曰靜

子阿好忠實寡言有智度次勳官之子除侍御中散龍驤將軍稍遷中散大夫卒

子殺鬼龍驤將軍武泰中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敦弟世歷殿中尚書賜爵濟南公高祖時進爵為王除征西將軍吏部尚書改封趙郡王後例降為公卒贈儀同東將軍定州刺史諡曰康陪葬金陵

子道生中書州安北府外兵參軍卒

子延天興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結從子温渥子提並歷通顯提從世祖討赤連
昌有功賜昌女爲妻
子雲早有名位顯祖時給事中西征勑勒爲賊
所害殺
子蓋世宗時右將軍轉龍驤將軍濟
州刺史卒贈本將軍兗州刺史
長子鑒累遷冠軍將軍岐州刺史入除散騎常
侍金紫光禄大夫主衣都統卒贈侍中都督冀
定瀛殿三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衛將軍
雍州刺史以孝靜
鑒弟衡累遷天水樂陵二郡太守輔國將軍光
州刺史
結宗人彌善射有膂力世祖時爲冠軍將數從征
伐有功官至范陽太守卒贈幽州刺史
彌孫念字子懷武定中驃騎將軍膠州刺史
伊敦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多曳
牛却行神麚初擢爲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
加振威將軍世祖之將討涼州也議者咸諫

司徒崔浩勸世祖伐行臺臣出後敵言於世祖曰若涼州無水草何得為國議者不可用也宜從浩言世祖善之既剋涼州世祖大會於姑臧謂群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吾正奇敵弓馬之士而所見能與崔同此深自可奇顧謂浩曰敵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能大建勳名致位公輔世祖笑曰誠如公言然性忠謹世祖愛之親待日殊賞賜優厚

拜散騎尚書封郡公敵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荷任請收過恩世祖問其欲敵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若恩於不已請參其次世祖嗟之遂拜為中護將軍祕書監以功賜爵魏安侯加冠軍將軍後出為東雍州刺史恩化大行百姓思之轉殿中尚書常與宿衛世祖親任之從幸瓜步頻有戰功進號鎮軍將軍興安二年遷征北大將軍都曹尚書加侍中進爵河南公興光元年拜司空及為三公清約

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不爲苛碎太宗二年領太子太保三年與司徒陸麗等並平當書已事五年薨

子蘭襲散騎常侍庫部尚書卒

子益生驍勇有膽氣初爲統軍累有戰功遂爲名將以勳賜爵平城子神龜二年自驍騎將軍直閤將軍爲持節右將軍洛州刺史與荆州刺史淮南王世遵魯陽太守崔模俱討襄陽不剋而還坐免官後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又爲撫軍將軍太僕卿假鎮西將軍西道別將無戰頭捷自崔延伯之後益生亦其次焉進號征西將軍行岐州刺史復爲西道都督戰歿贈車騎將軍雍州刺史永熙中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定州刺史

子武平司徒祭酒

武平弟武榮直閤將軍

敖族孫豹子武衛將軍

豹子從子琳亦武衛將軍

乙環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世祖時環父匹知慕國威化遣環入貢世祖因留之環便弓爲善射手格猛獸驍力過人數從征伐甚見信待尚公主公主世祖之女也除鎮南將軍駙馬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除使持節都督[illegible]軍事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西道都將和平中薨時年二十九贈太尉公謚曰恭

子乾歸襲爵侍御中散及長身長八尺有氣幹頗習書疏元好古法復尚世宗女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侍中顯祖初除征西將軍秦州刺史有惠政高祖初即位爲征西道都將又爲中道都將延興五年卒時年三十一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謚曰康

子海字懷仁少歷侍御中散散騎侍郎坐時年四十一增散騎常侍衛將軍濟州刺史謚曰孝

子瑗字雅珍尚濟陽公主高祖之女也除駙馬都尉汝南王文固辭不拜歷濟南太守時爲道

賊劉桃攻郡援踰城獲免後都督李叔仁討桃
平之瑗乃還郡後除司農少卿銀青金紫左右
光祿大夫中軍將軍西兗州刺史天平元年舉
兵應樊子鵠與行臺左丞宗顯戰敗死時年四
十六

瑗弟諧字遵和武定中司空參軍事稍遷東平濟
陰二郡太守散騎常侍卒時年四十九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為三郎轉
羽林中郎以恭勤致稱賜爵東陽子除奮武將
軍高祖初遷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平昌公拜
安南將軍遷尚書左僕射太安元年詔群臣議
立皇太子名其奴與司徒麗等以為宜以德命
名帝從之又與河東王閭毗太宰常英等並平
尚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時以西征吐谷渾
諸將淹停不進久囚未決其奴與尚書毛法仁
等窮問其狀連日具伏和平六年遷司空加侍
中高宗崩乙渾與林金閭擅殺尚書楊保年等

殿中尚書元郁率殿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
懼歸咎於金閭執金閭以付郁時其奴以金閭
罪惡未分乃出之爲定州刺史皇興元年長安
鎮將東平王道符反詔其奴領征西大將軍率
殿中精甲萬騎以討之未至而道符敗軍還三
年薨內外咸歎惜之贈平昌王諡曰宣

子天受襲爵初爲內行令太和六年遷尚書曹
下大夫卒

苟頹代人也曾祖烏提登國初有勳於太祖賜
吳寧子父洛跋內行長頹性寡重少言嚴毅清
直武力過人擢爲中散小心謹敬世祖南討以
頹爲前鋒都將每臨敵對戰常先登陷陳世祖
至江賜爵建德男加寧遠將軍還遷奏事中散
畏威不敢爲寇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舉
典涼州作曹遷內行令轉給事中遷司衛監以
才堪幹事人足委此者於是公卿咸以頹應選
本將軍拜洛州刺史爲政剛嚴抑彊扶弱山蠻
徵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成德侯加後將

軍太和元年加散騎常侍尋遷侍中安東將軍都曹尚書進爵河南公頹方正好直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頹亦言至懇切未曾阿諛李訢李敷之誅也頹並致諫太后不從三年遷征北大將軍司空公進爵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杖於朝大駕行幸三川頹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頹率禁衛收掩畢獲內外晏然駕還飲至文明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處分失所則事成不測矣今京畿不擾宗社獲安

者實卿之功也七年詔曰頹忠誠亮直歷奉四朝庸績彌遠宜加崇賞以彰厥功自茲已後可永受復除十三年冬薨高祖痛悼者久之贈賵有加謚僖王

長子愷累遷冠軍將軍承玄懷荒武川鎮大將襲爵河東王例降爲公正光二年卒贈平北將軍恒州刺史

子寶武定中北梁太守

愷弟養步兵校尉早卒

養弟資武騎侍郎河間太守太僕少卿汲郡太
守遷龍驤將軍肆州刺史還除武衛將軍加後
將軍延昌末卒贈平北將軍并洲刺史并給鼓
吹二百匹布一百匹謚曰愍

子景蠻莊帝時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頠弟若周散騎常侍尚書太和中安南將軍豫
州刺史頠川侯卒贈光祿大夫

若周弟壽樂太和中北部尚書安南將軍懷州
刺史假山陽公未拜尋除散騎常侍殿中尚書
晉安侯卒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

頠從叔孤少以忠直稱太宗即位以定策功拜
車騎將軍後除鎮軍大將軍并州刺史博陵公
不治產業死之日家無餘財百姓追思之

薛野胡代人也父達頭自姚萇時率部落歸國太
祖嘉其忠款賜爵城侯散員大夫待以上客
之禮賜妻鄭氏達頭開雅恭慎太祖深器之卒
贈平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悼野胡少失父母
養於宗人利家及長好學善射高宗初召補羽

林遷給事中典民籍事校計戶口號為稱職賜
爵順陽子野賭少孤父侯不襲至是錫爵和平
中除平南將軍并州刺史進爵河東公轉太州
刺史在治有聲卒年六十一贈散騎常侍大將
軍并州刺史謚曰簡
子虎子襲弟壯偉明斷有父風年十三入侍高
宗大安中遷內行長典御者關事當官正直內
小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虎子為枋頭鎮將
虎子素剛簡為近臣所疾因小過黜為鎮門士
及顯祖南巡次於山陽虎子拜訴於路曰臣昔
事先帝過蒙重恩陛下在諒闇之日臣橫罹非
罪自嶺黜此蕃已經多載不悟今日得奉聖顏
遂流涕嗚咽顯祖曰卿先帝舊臣久屈非所良
用憮然詔虎子侍行訪以政事數十里中占對
不絕時山東飢饉盜賊競起相州民孫謐等五
百餘人稱虎子在鎮之日上境清晏訴乞虎子
乃復除枋頭鎮將即日之任至鎮數州之地姦
徒屏跡顯祖璽書慰喻後除平南將軍相州刺

史顯祖崩不行太和二年襲爵三年詔虎子督三將出壽春與劉昶南討四年徐州民桓和等叛逆屯於五固詔虎子爲南征都副將與尉元等討平之以本將軍爲彭城鎮將至鎮雅得明和除開府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飢寒虎子上表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粮不戰故自用兵以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兼并者也今江左未實鯨鯢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彊豈宜將

何以拓定江關掃一衡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万資粮之絹人十二匹即自隨身用度無進未及代下不免飢寒論之於公無毫釐之潤語其利私則橫費不足非所謂納民軌度公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賴植餘兵尚眾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

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唯須內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資於國有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葉以平吳充國耕西零以彊漢臣雖識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高祖納之又上疏曰臣聞先王建不易之軌万代承之聖主垂不刋之制千載共仰伏惟陛下道洽羣生恩齊造化仁德所覃迹超前哲遠崇古典留意治方革前王之弊法申當今之宜用定貢賦之輕重均品秩之厚薄庶令百辟足以代耕編戶享其餘富覩乎煥焉不可量也臣竊尋居邊之民蒙化日淺戎馬之所資計素微小戶者一丁而已計其徵調之費終歲乃有七縑去年徵責不備或有貨易田宅質妻賣子呻吟道路不可忍聞令淮南之人思慕聖化延頸企足十室而九恐聞賦重更懷進退非惟損皇風之盛慮傷慕義之心且臣所居與南連接民情去就實所諳知特宜寬省以招未至其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請止六尺絹歲不滿匹

既委邊捍取其必死邀之士重何吝君輕令班
制已行布之天下不宜忤冒以亂朝章但猥藉
恩私備位蕃岳憂責之地敢不盡言書奏文明
太皇太后令曰俸制已行不可以小有不平便
虧通式在州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
喪者給其斂帛州內遭水二麥不收上表請貸
民粟民有車牛者求詣東究給之並如所奏民
得安堵高祖嘗從容問祕書丞李彪曰卿頻使
江南徐州刺史政績何如彪曰經邊布化甚得

其和高祖曰朕亦知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
守張攀咸以贓污虎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
上書誣虎子南通賊虜高祖曰此其妄矣朕度
虎子必不然也推案果虛乃下詔曰夫君臣體
合則功業可興上下猜懼則治道替矣沛郡太
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貪惏獲罪各遣子
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妄稱無端安宜
賜死攀及子儁保鞭一百配敦煌安息他生鞭
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決塞彼輕狡之

源開此陳力之效在州十一載太和十五年卒
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鎮南將軍相州刺史謚
曰文有六子

長子世遵襲爵例降為侯景明中為秦州刺史
稍遷左將軍卒年四十二

長子悅字安民正光中襲爵稍遷鎮南將軍鉅
鹿太守定州儀同開府諮議參軍齊獻武王大
行臺左丞中外府司馬出為殷州驃騎府長史
武定五年除鎮北將軍北廣平太守為治暴虐
曾因公事一家之內併殺數人為民所訟將致
之罪遇患卒於郡贈征西將軍豫州征西府長史

悅弟安顯武定末東豫州征西府長史

世遵弟曇慶少有度量永平中負外散騎常侍
遷尚書郎年五十一卒

子衍字元孫輕財慕義熙平中為侍御史奉朝
請永安中尚書駕部郎中行河陰縣事卒於正
平太守贈征東將軍徐州刺史

曇慶弟曇寶初補散騎高祖詔曇寶採遺書於

天下歷侍中御中散直閤將軍太子步兵校尉世
宗時遣使巡行四方以曇寶持節兼散騎常侍
龍驤將軍南道大使曇寶達豫州卒年二十九
曇寶弟曇尚有容貌性寬和初辟御史加奉朝
請熙平二年除徐州穀陽戍主行南陽平郡事
罷憂去職正光中詔以陽平隣接蕭衍綏捍須
人仰尚書舉才而遷左僕射蕭寶夤舉曇尚應
選馳驛之郡孝昌初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
衍曇尚斬其使人送首於都督安樂王鑒鑒不

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太和十
六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悼惜之賻帛一百匹
謚曰恭伯世宗時追贈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
修早孤居喪以孝聞一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
訓誨甚有義方恩弟務早亟修哀傷之感於行
路愛育孤姪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
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
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弈咸所開
解起家奉朝請太尉徐集曹參軍轉長流當書起

部郎中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
姦肅宗仍詔詢當審尋以七增特除散騎常侍
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爲之詢族叔昞自陳
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
祕書監出爲平南將軍鄯州刺史詢以凡司戍
土蠻酋田朴特地居要險衆踰數萬足爲邊捍
遂表朴特爲西平郡鄯州刺史朝議許之蕭衍遣將
入國興寇邊時西方多事朝廷未遑外略緣境
人多爲國興所陷賊既乘勝遂向州城詢

驍果有膂力太和初拜羽林郎將遷建節將軍
賜爵新昌侯南征都將擊蕭賾有功授顯武將
軍尋除忻武將軍北征都將特賜戎服破蠕蠕
別部獲萬餘還除都牧給事十七年車駕南討
假冠軍將軍後軍將軍時仍遷洛勑福檢行牧
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内以東拒黃河南北
千里爲牧地事尋施行今之馬坊是也及從代
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高祖嘉
之尋補司衛監從駕豫州加冠軍將軍西道都

將假節征虜將軍領精騎一千專殿駕後未幾
轉驍騎將軍仍領太僕典牧令從駕征南陽兼
武衛將軍二年車駕南討遣福與右衛將
軍楊播爲前軍至鄧城福選兵簡將爲攻圍之
勢高祖望福軍法齊整將士閑習大被褒歎蕭
瓚遣其尚書崔慧景黃門郎蕭衍率衆十萬來
救高祖指麾將士勑福領高車羽林五百騎出
賊南面奪其橋道遏絶歸路賊衆大恐六道來
戰福據鞍誓衆身先士卒賊不得前遂大奔潰
賜爵昌黎伯正武衛加征虜將軍尋以高車叛
命加征北將軍北征都將追討之軍敗被黜景
明初乃起拜平遠將軍南征統軍進討於都督
彭城王勰曰建安是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
則義陽易圖不獲則壽春難保勰然之及勰爲
州遂令福攻建安降以勳封襄樂縣開國
男邑二百戶除太僕少卿尋以衍將寇邊假節
征虜將軍領兵出三關討之又詔福行豫州事
與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共相影援破過蠻楚還

爲光禄大夫轉太僕卿延昌中以本官領左衛將軍除散騎常侍都官尚書加安東將軍營州大中正熙平初除鎮北將軍瀛州刺史福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民甚得聲譽解任復除太僕卿又爲金紫光禄大夫出除散騎常侍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征北將軍懷朔鎮將至鎮遇病卒詔遣主書樂安嘉赴弔贈車騎大將軍定州刺史開國如故謚曰貞惠

長子善字慶孫襲爵自司空掾稍遷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孝昌末北征戰歿贈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善弟延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踈朗永平中釋褐奉朝請直後員外散騎常侍以父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戰死者數人身被重瘡賊乃小退而縱火燒齋閣福時在內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髮盡爲燼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孝昌中授假節建威將軍西道別將赴援關

龍有戰功除員外散騎常侍轉直寢與万俟醜奴戰沒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子仲鸞武定末齊王丞相府長流參軍

慶壽弟慶安歷給事中尚書殿中郎中後加平北將軍武衛將軍河陰遇害贈征東將軍兗州刺史

長子仲勸

勸弟仲衍

貫于代人也祖峻仕魏遷昌爲寧東將軍秦常

末率衆來降拜龍驤將軍賜爵犍爲公後遷征南將軍廣阿鎮大將徙爵下邳公父郁以隨父歸誠勳賜五等男除燕郡太守卒贈幽州刺史

于少有節操起家內三郎世祖南伐從駕至江以宿衛之勤除寧遠將軍賜爵松陽男遷商貫部二曹令除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卒

子萬龍太和初除平南將軍梁國鎮將後高祖南伐萬從駕渡淮戰歿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

子穆字朗興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書史好尚功

名世宗初襲男爵後除夏州別駕尋加寧遠將
軍轉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
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爲非法穆正色匡諫集
亦憚之轉安定太守仍爲長史還朝拜左軍將
軍轉河陰令有嚴明之稱時蠕蠕主婆羅門自
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飢侵掠邊邑詔穆銜命宣
慰便皆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輔國將
軍假征虜將軍兼尚書左丞西北道行臺仍爲
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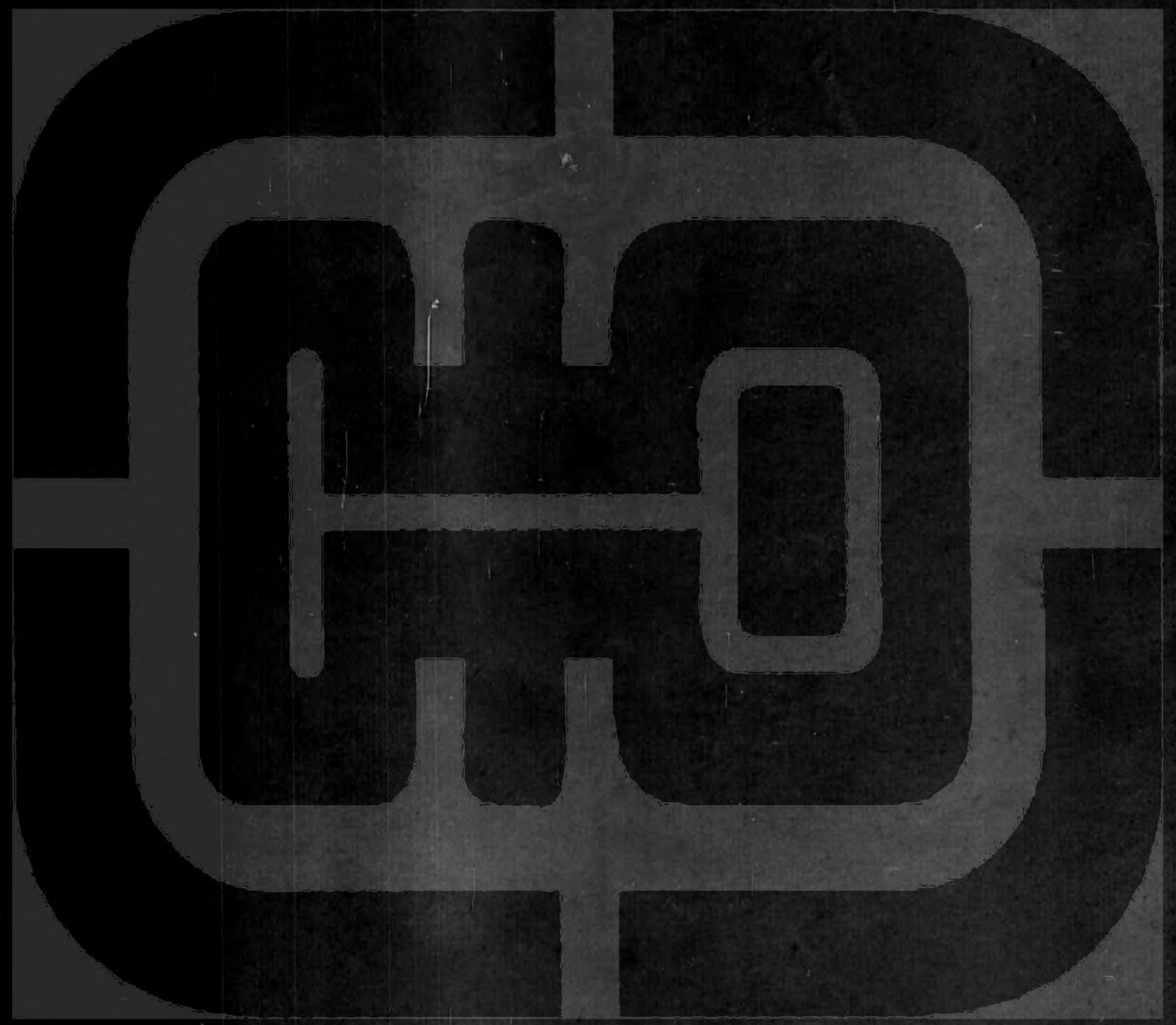
曰夷狄獸心唯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今
王師來討雖畏威逃跡然軍還之後必來侵暴
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
疲於奔命衆咸然之穆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
使羸劣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謂爲信
弱俄而競至穆伏兵奔擊大破之斬其帥郁厥
烏尒俟斤十代等獲生口雜畜甚衆及六鎮反
叛詔穆爲別將隸都督崔暹失
利崇將班師會諸將議曰朔州是白道之衝賊

之咽喉若此處不全則并肆危矣今欲選諸將一人留以鎮捍不知誰堪此任僉曰無過穆者崇乃請爲朔州刺史穆招離聚散頗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淪沒唯穆獨據一城四面抗拒久之援軍不至兼行路阻塞粮伏俱盡穆知勢窮乃棄城南走投仆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二絳蜀反以穆爲都督討平之拜前將軍散騎常侍遷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妖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率衆討擊破於關口之南遷金紫光禄大夫正武衛將軍仆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及榮推奉莊帝河梁不守穆遂棄衆先降穆素爲榮所知見之甚悦穆潜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者正以推奉主上順民心故耳既無戰勝之威群情素不厭伏今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太

行而內難作矣榮心然之於是遂有河陰之事
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遷中軍將軍吏
部尚書曾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又領夏州大
中正蕭衍遣將軍曹義宗逼荊州詔穆為使持
節南征將軍都督南征諸軍事大都督以援之
穆潛軍徑進出其不意至即大破之生擒義宗
送闕以功遷衛將軍進封趙平郡開國公增邑
一千戶遷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東討邢杲破
平之時元顥內逼莊帝北幸顥入京師穆與天
穆既平齊地回師將擊顥穆先驅圍虎牢盡銳
攻之將拔屬天穆北渡既無後繼入情離沮穆
遂降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人詰讓出而
殺之時年五十三莊帝還宮追贈侍中司徒公
謚曰武宣

長子慶遠永安中龍驤將軍青州開府司馬
第二子孝遠襲天平中叛入關西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頗有氣尚光曉北土

風俗歷東宮齊帥羽林監時四鎮高車叛投蠕
蠕高祖詔威曉喻楊福追還逃散分配爲民後
以明解北人之語勑在著作以備推訪永平中
自鎮遠將軍前軍將軍左右直長加龍驤將軍
出使高昌還遷城門校尉直閤將軍沃野鎮將
正光初蠕蠕主阿那瓌歸國詔遣前鄯州刺史
陸希道兼侍中爲使主以威兼散騎常侍爲副
遠畿迎接阿那瓌之還國也復以威爲平北將
軍光禄大夫假員外常侍爲使主護送之前後
頡使遠蕃粗皆稱旨復加撫軍將軍普泰中除
大鴻臚卿尋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
三年卒贈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都督冀瀛滄三
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子恂嗣
威弟季稍遷鎮遠將軍左中郎將廷尉監以本
將軍除廣州刺史預討朱榮義舉封鉅鹿縣開
國公食邑一千户除撫軍將軍廷尉卿轉司農
卿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贈車騎大將軍
雍州刺史

史臣曰羅結枝附葉從當舊之眷子孫顯禄俱至公王伊馥以勇力見擢而能賛伐姑臧之策請參中祕之官世祖嘉之於前良有以也乙瓌之驍猛和奴之貞正苟頹之剛直虎子之威彊宇文之氣幹咸亦有聞之士費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末路一言禍被鞶帶校之文和異世同咎其死也幸哉孟威致力荒裔其勤可録矣

羅結孫抜高祖時進爵濟南王抜孫延天興中驃騎將軍案太祖初即位年號天興抜仕高祖其孫必非太祖時蓋年號誤也